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九

書

師友問答十

荅鮮于子駿書

清虛居士

某啟暮春清和伏惟臺綱肅清退食晷暇尊候万福自聞罷守  
 淮陽莫知職領何在入絕路殊但馳繫左右不以寢食懈世去  
 夏既解安城周流川陸冬至婚復由淮陽方知公在洛中動止  
 之方一顧相別於水滸時恍如夢中事悉非故矣獨二十四橋  
 霜風飛月侵簾就席有故人之慇懃尋欲作詩道其事而親舊  
 相尋日不暇給坐間或道公為守時事則笑歌戲語變而凄清  
 令人作惡不已又欲具其詳反稽滯以至今日誠深而礼疎無  
 以自見人事益多如此想必晷之數日前忽領教賜鄭重累紙  
 若款奉見慰感士數其弗類負先君子教道意而不能成立以  
 致疏放每一惟念則惕然汗下無以自存故其在憂患也既以

自愧復亦自幸者何哉經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自蹈於不  
剛非明也自沉於有過非哲也季之不講義之不修理之不濁  
而然也將誰咎欤尚賴聖世猶得斗粟以自効乃安其憂患而  
愧幸之又以無可奈何而安樂之由是居天下絕遺之方瘡疔  
必死之地悠然而還往不知其為可憂也今而歸亦莫知其歸  
之為樂矣苟以是為樂則以是為憂矣樂之與憂首取尔非有  
方也故九夷之陋可往矣先進舊賢子以為然乎今以張公在留又  
去其側尊老之人不敢重違其志又以嫁一女子與劉聖老家  
禮成在夏乃寓于此宋中麓西無山水佳致令人遊神於清淨  
又少可以博約者如洛中王屋在左嵩少在右崑崙互出若列  
庭戶而水竹花木天下蓋鮮儷群賢君子多在焉既可以講看  
聖道日知所損而一觴一詠陶然縱適亦足以優哉悠哉送羨  
城之升沉想公甚自裕其汨汨尔日思奉宴立侍談塵如視青  
天望而不可至相思之勤于此可見近寄歸去來詞在子華相

公處請堯夫取觀曾經覽否初欲卜居于樵今以張公遲其行  
徐當成其願秋冬間別議去就或乘與命駕踵謁門館丐一卮  
酒以自慰路公歸已多日君質公久不見必時聚首堯夫亦未  
作書示此可尔子瞻聞已離黃子由在江南未有代者皆甚安  
余非此能究臨書引領心在几杖日聽亨嘉慨發賢業康民澤  
物以就宿願然進退出處固有命焉惟慎者自重小宣

荅劉仙尉書

范太史公

某啓人至辱書承令叔某弟相繼論謝想悲痛可勝言邪嘗謂  
道純氣節不減先正惜其一病遂廢不為世用今又止此甚可  
歎也讀足下所為亡弟述父惟天賦其才如此而不予之壽豈  
所謂難謀者耶足下史事足以繼先正譬如美木已有千尺凌  
雲之勢在所長養以待他日之用耳足下勉之無以悲傷摧損  
其志古之人困窮而通有憂患而啓發事業者多矣劉氏門戶  
所係唯在足下可不念哉寄示先正墓碣石刻其精十國紀年

序欲求張左司書已面懇許諾溫公之文張固不惜書也近資  
治通鑑印本奏御因恩同時修書七人墓木已拱存者唯僕尤  
可感歎人生會歸于此但有先後耳足下所寄紀年留此甚久  
京師殊苦少暇方將寫本校正蜀中求人刻板猶須一二年乃  
可成唯不訝其緩春暄千方厚愛不宣景頊首

合晁教授書

范太史公

某頓首教授晁君足下某聞足下之名久矣以未得見為恨承  
過京師乃辱示書將先屈致願其無似何以當之某始聞足下  
於司馬公休又黃魯直道足下為楊子雲別傳公休魯直皆某  
心慕而畏服者其稱道足下不容口是某已得足下於二君矣  
然子雲別傳亦未之見也譬如工人聞一美木賈人聞一至寶  
欲見之意何如哉恨以拘出入之禁不得走館舍然幸識尊公  
風采有家世之書且與校書職群從獲見者非一也古者或  
相望於千里或相得於異世未嘗其面往往已知其心況今相

因已如是乎或車從尚少留休日不鄙如書所戒幸甚某再拜

答李中行書

願待制

某答無悔足下近辱示問堯舜禹傳授之法而且感乎孟子韓  
子之言僕不肖何足以問哉喜足下詭詭以調吟詩賦為技能  
而力學好古務通世人之所不及故相與足下言也夫堯舜之  
傳賢者行天下之公義也禹之傳子者明繼嗣之定法也公義  
行故天下被其澤定法明故后世莫敢爭是義與法三聖人者  
同心而異迹易地則皆然也傳嗣之法古然矣史叙黃帝傳其  
孫高陽高陽傳其子而聖帝聖傳其子放勳是為堯堯以天下  
傳其子丹朱固前世之定法耳而丹朱之不肖堯以不肖子病  
天天下而舜之聖著於時如之何而不傳哉舜之子復不肖其  
傳於禹也亦然禹之子啓也其賢雖不及舜禹而無丹朱商均  
之惡可以守成法如之何舍前世之定法以求諸異姓哉啓之  
為子也固無聞焉及其為君見於書者獨甘誓一篇而益之事

舜禹其功烈謀謨過於啓遠矣然而舍益以及啓禹豈為不知人耶以太丁庸怯成王幼冲而伊尹之賢周公之聖著矣為湯武者宜為堯舜之事然而不傳者重繼嗣也噫聖人之所以廢其嗣者不肖必若丹朱商均惡必若桀紂者然後可也願啓也太丁也成王也不若是惡與不肖其可以遽廢乎凡諸侯之有國者皆得繼世以愛賢以天子之尊而不得傳其子乎不傳其子而必世傳諸賢則天下何其紛紛也今夫匹夫之有家也務求他人之子以育之者不得已也不得已也者堯舜所以行天下之公義也孟子生商之末世痛天下之無君也故極其事而論之以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悉推諸天而言之其意以天之所與者為可傳蓋有以為微辭耳又後援孔子之言曰唐虞禪夏商周繼其義一也僕前之所陳是也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言斯言也堯舜有不憂後世心而禹豈不欲天下之得其

所哉足下論之幾矣而未喻所以傳嗣之法也教詳言之如曰不然更質諸明者

荅閻望道書

崔學士

望道足下望道拳拳於僕今七年矣往還之勤察其見言至深善之而疑其所以望僕抑何取耶讀其文趣約而寓遠非文章不足者也索其孝通類以適變非孝問不足者也其行介甫華老與吾亡友逢靡之所愛然則拳拳於僕勤且久者尚何取耶前日踵門留書列所以相師之意志愈堅而詳愈卑駭乎其所以望僕則公務萬章侯邑之徒不能問孟揚而韓退之未始肯以告李翱皇甫是者也嗟乎望道雖能以求僕而僕何嘗有是而敢以告望道哉向嘗思世之人徒知求師之難而不知為師之尤難蓋孟揚以來求師者嘗得美名而為師者未始不有罪尊師之盛莫若屈天子之尊以孝其臣後漢孝明号為賢主師事桓榮東面設几進趨於前可謂至矣而榮之道果三代之師

崔學士

也



所以教帝王者邪後世學者念帝王之師道猶若此而陋心淺  
臆之人曾肯謂二代聖人之術庶幾可求於山林閭巷之士耶  
望道所存特矯千歲自信不惑者矣亦奚可遽有至於如僕  
者邪雖然嘗聞其目於清田先生先生始命僕曰昔有學祠於  
宋子車者子車曰禮樂之節牲幣之數我何敢愛然祠之所貴  
者誠則誠之所脩在子乎在我乎僕以是告人亦多矣望道審  
念之餘暇見臨而僕之心亦寧無懼將獲罪於後世者耶未畢  
所懷不宣某再拜

荅姓子張書

王深父

回再拜閑居罕能馳問但增企渴胡九處得所惠書方審夏秋  
以來尊履休勝面侍親區區如舊亡弟忽將榮服觸事悲悼何  
了這計每蒙吊恤及此尤見交好之厚也感愧感愧夷甫相見  
不輟問其勢乃之意其於秦中到邸可尋看之朝命雖再下本  
州趣令赴闕恐其秉義終不遽就耳夷甫所至吾兄願不諳邪

安有量已之未可以有為而以紆衣食之困為之如此則虞人  
畏死處當冒旌而進也故人以為如何願一省焉

荅黃好謙書

王深父

辱書承奉親光恙欣慰欣慰回此諸况如膏消息時到舍弟處  
度亦徹聞左右然穎蔡相望守信宿之程自幾道初來即思一  
走為會而區區逾年竟無此暇為別久矣事訟擢手而道之者  
不勝曾腹也而齟齬如此奈何奈何條教此布闔境應漸信服  
游燕之適舍詩書笑入耶幾道村雅明友所畏夜行皆駢之數  
得無大異否願少加意自勉方夏慎疾

荅吳子經書

王學士元澤

其啓冬寒伏惟子經舅動止万福使至蒙賜書并示以先志語  
緘伏讀慙不自定若舒錦繡於麗目之下光彩浮動眸子為之  
眩晃徐而視之則經橫緯縱各有條理嗚呼何其文之盛也某  
愚且獷自視缺然若天下之最不肖者而於性命之理自少有

所得而未嘗輒與世俗人道此非敢為高而秘藏不與眾共也  
誠以為彼之所見者不過尺寸之間耳吾方稱其无邊際之說  
以震駭其聽則不唯不能使之信受而笑譏怒罵將緣此而至  
致特陰觀默致深究天地万物之情而以心語口每有所悟則  
未嘗不撫髀浩歎悼世之人不與於此而思得高明獨見之士  
與之稱說也嘗與許文舉言及此意云此獨子經當能知子耳  
某時蓋大服其知人而恨不能一走見則常歉然若久癢而待  
搔爬者方其如此而忽辱先志之貶則其慰悅宜如何也雖然  
子經之所稱聖人則是也而所言佛者似乎未至也子經之序  
則以謂受教於先正而愚特疑其不能及當時受教之有始時  
欲講其大槩而核其得失以進于左右既已為書近數千言已  
而中輟自止以為子經既已得之於聖人不當終失之於佛老  
者聖人之異名耳且人之於此世若白駒過隙耳而不知意之  
事常至百千萬劫若不期解脫則何時而已乎若子經之志蓋

不可常得於造化者不及是時了所謂大事因緣而待何時  
其之所懷非子經殆無可與言者何時得待坐乎文舉所持論  
不甚分明過蒙稱道良以增愧莊子內篇亦嘗作得註頗有可  
采者止有一本適為相知借在臨江俟取得傳一本寄上次歲  
暮旅寄歸心如飛而勢未可去鬱鬱可知矣叔父在彼常相見  
否大人近有人至此甚安尚在全陵恐欲知耳餘惟為道自愛諸  
意懷懷非書所能具文舉必在庠舍君子人可敬愛若相見幸  
再三道微懇諸舅不及一一奉書具不宣某再拜

與出老書

王學士元舉

願首其行天下久而闕士多矣好學樂善操一節以自終者不  
為少而其識明趣正者蓋亦罕見豈非講之不精取之不慎也  
此比見足下出所為文徐聽其論說委曲周旋不違於義而至  
者或造乎性命之理神化之妙鄙心所仰歎伏受之不暇而恨  
足下迫於行李未能留此以希講習之益亦自嗟貧不得已之

年百九

上

性無緣脫去以希足下之夢也奉惟日以履動佳否為學進業  
雖有大過人者其設于文章想亦多矣又以不得親見為憾也  
素縻於吏守而往往見役於人比自京師還遠感寒疾清思日  
益牢落舊學無所增進由是益思足下餘論鼓我之德氣也足  
下年少力強喜學不倦惟精講而慎所以要大成而後已鄙人  
之望如此未由一展千方以道自重

答李觀書

李直講

觀白宗人秘校足下八月初徐秀才至得所寓書甚大惠觀不  
肖且未識君子之容而屈辱厚章以道義且答願無以當之雖  
然敢不薦其說來書謂孔子之後有孟荀揚王韓柳國朝柳如  
宗王黃州孫丁張晦之及今范歐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為  
奮士壞築大山欲登於前賢之圃而問其如何足下年少初仕  
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徙寂寞之道此非今人之心古人之心也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苟取之以明

守之以誠尚可為聖人之徒矧曰前賢之圃哉然謂之賢者  
非所論列十數公平足下欲以為法當攷其所為工拙不宣但  
徇其名也孟氏荀揚醇疵之說聞之舊矣不可復輕重文中子  
之書已泯絕唯中說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義往往有奇  
奧處而陷在虛夸腐靡之間隋書昇本傳又不得察其行事遠  
之文如大享祖廟天下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  
解深州圍功德卓犖在聽聞者不一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  
之奇於正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為善士於朝近者如京兆  
倡古道以志氣聞黃州李而未之得然其人譎譎有風標彼孫  
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而胎天下之禍  
為吾徒羞晦之之辭不奇諸所著文未定可嘉至於議論則識  
精才健无遠不到若洪範王霸籠絡天人捶鍛古今雖子厚好  
為論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踈俊得罪于世故立  
身不可不慎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一被惡名雖欲自新而死



期至矣范公歐陽蓋為賈誼劉向之事業窮高致遠未易量也  
足下以愚言為不妄則可法与否昭昭然矣路遠不獲相見勉  
之九月二十三日肝江李觀白

荅黃著作書

李直講

觀再拜漢傑著作兄足下前日辱書以觀所為景德寺及邵武  
軍卒記言浮屠事來討觀不肖然其為文有新意處恐卒者疑  
唯欲人問因詳說之而諛諛之徒背憎是務莫肯告者吾心恨  
此久矣今漢傑乃惠然移書使明辨不勝幸甚觀排浮屠固  
久於潛書於富國策人皆見之矣豈其年近四十氣志益堅之  
時而輒渝哉惟漢傑觀厥一記不甚熟耳吾於此言乃責儒者  
之深非專浮屠也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  
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体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暇  
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无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  
解皆无所主將舍浮屠有有道哉漢傑兩執親喪矣亦嘗禮佛飯

僧矣如使周礼尚行朝夕胡月日半薦新舊祖遺有莫虞卒矣  
制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歲時皆有礼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  
漢傑必不服曰七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也吾固曰儒失  
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卒无其柄天下  
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禮之徒以其道鼓  
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至於叙其傳法始卒甚詳此誠又勢不  
得不然吾自元思无為之義晦而心法勝以下言儒不能明其  
道而釋以其說象之故嗣如葉若師子達摩以下言此衰致彼  
盛也非習聞其說樂其美而自小如孔子吾師之弟子之類也  
若夫按自居易碑迹景雲大師之事蓋取其与顏大師真如等  
友善魯公之大節古今鮮儼而善於一浮屠必若澄觀受知於  
韓吏部之比其人才有足稱者也而景雲乃景德之舊因使其  
徒有所矜式焉然則取信於白居易何尤哉又觀所謂及味其  
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系辭樂記中庸數句間漢傑以為仲



尾子與群聖人之作述豈与此等說較論而爭行邪是誠漢傑  
不之思也且吾謂儒者困于淫辟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  
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然後乃白及味其言有可  
愛者蓋不出吾易系辟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  
莊固書在何遽暴弁削鬪於戎人前邪請詳此意豈謂仲尼子  
思與之較且爭乎蓋以釋之言雖有可愛者亦吾聖人先已言  
之矣何必捨吾儒而師事戎狄哉苟不得已尚不如孝老莊其  
意亦昭昭矣彼釋之書數千百卷而不出吾數句間其輕重何  
如哉漢傑貢於人死若是之暴也夫所賤鄭衛者非謂全无五  
聲十二律不與雅樂相似也唯其不中正耳毛嫱西施面目亦  
與人同豈彼數千百卷書而無與吾聖人一句一字合者哉九流  
百家同出於聖人而有所偏耳聖人之備其於用也交相濟故得  
中焉諸子之偏其於用也執一而已故有過有不及也亦非謂无  
向一字與聖人合者也譬諸良醫之治疾實者則瀉之虛者則

補之熱者使之服涼冷者使之服暖故天下之疾无不治也聖  
人之道如此諸子則不然見瀉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瀉  
見補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補於冷於熱亦然故用藥失  
宜而療病多死也非謂其方不与良醫相似也孝者之視諸子  
若異類焉是亦過矣漢傑罪我不如李習之不為僧作鐘銘習  
之之論信美矣然使唐來文士皆劾習之所為則金園寶刹碑  
版若林果誰作也來書謂張景原道頗正漢傑何不規景集中  
所記浮屠事凡幾篇其稱述何如又謂設不得已猶可謹歲月  
誌工用亦不害於正若但歲月工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必吾  
文吾所是非灼見如彼豈專害於正哉聖賢之言易張取子无  
有定体其初殊途歸則一焉猶李漢所謂千態万貌卒澤於道  
德仁義炳如也何須閉口便隨古人漢傑使我効李習之膠柱  
突今之孝者誰不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為文之道  
止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十數篇拚南補北漆舊作新亦可為

名至矣何工拙之辨哉觀之施為異於是矣既使明辨敢不  
言漢傑察之十二月十二日從表弟李觀再拜

谷妻秀才書

袁太傅

某再拜前日辱携書員訪論世周之寓言楊雄之太玄為空文  
无所用而又論古之尚太元者幸有人以沮息之今之尚寓言  
者沮息之未有其人如此之論在足下尤不當數也足下知莊  
周楊雄為如何人而視寓言太元為如何哉蓋原道德之大宗  
以矯習俗之敝者莊周之寓言也為仁義之不離以絕亂世非  
命之求者楊雄之太元也學不得於性命之理則此二書未宜讀  
而讀之則茫乎公知其意之所主矣及反以求其在已者何有  
哉是元異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又失其故行且匍  
匍而歸矣今夫為學之弊莫甚於詞章詞章所以射利故天下  
知務為此而不知所以學者惟剽掠片言數句投有司之所好  
彼一見之往往驚駭以為奇才與幸故天下之習此風者紛紛

如也是何異制禮補而更為冠世巧逐時尚以求君於言者  
婦之玩好為哉足下有意為孝之際不能知此之非遽有言以  
排二子二子非所排也古之學者信於所已知疑於所未知信  
於所已知則學不失其疑於所未知則學不已其求足下果  
務審其在已者已定而論此二子之書以會於心之所自明  
則得之又至矣切觀足下所論之意亦止於恤詞場之弊耳今  
夫徇辭場以為學者其弊極矣二子之書豈能為弊於其間哉  
仁義與道之說足下乃有取於韓子原道之言韓子實不知道  
故其說已自顛謬請觀介甫所謂孟子言其善楊子言其合之  
論則足矣以足下謙謙若不取而求於其故不敢不道其未可  
者以為答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書

師友問答十一

答晁元忠書

豫章先生

庭堅再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與  
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怨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  
學問故須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發於呻吟而文  
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民即以奉寄乃辱已未書及詩  
頃囊竭篋不祕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感見稱許愛而  
忘其醜欲俎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  
耳往多故不即報度已察南來均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羨心不  
在焉如墻壁間作詩文尚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巨兄弟時持  
書冊來講問據置簿領一解顏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間當有  
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喻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

仁矣其餘存乎人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蹇  
裳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  
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万里則風斯在下矣足  
下以為如何無階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重

荅王補之書

豫章先生

庭堅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間嘗與李師載兄弟  
游因執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接  
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從事東西憂喪潦倒每見師載猶能  
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牘棄絕明時萬死投荒一身吊  
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閣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  
勿蒙賜教禮盛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奉王公大人者投之  
禦賜賤苟活人之前始懼而不敢讀之赧然惟是先公全州之  
政名實相權重以李誠之所論譏可信不疑願流人罪若不可  
先崩雖強顏稱述但污辱先公耳惟閣下文武不攻治邊郡有

聲是將震耀功伐自昭于青雲之上以篤先人之烈且當屬之  
王公大人得意之士而自貶損託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時挾  
文章有名譽居庭堅之右者其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  
好惡酸醜與時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况於罪戾有言不  
信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体舊所記書或忘  
略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捉筆臨紙茫然不知所云而辱  
謗託丁寧期於必得強顏承命書其大略言語味陋安能增光  
輝万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全人之意遽投來使病于夏畦庭  
堅再拜

荅王子飛書

豫章先生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  
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  
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  
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



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問訊千萬

荅王周彥書

豫章先生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已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何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云東坡病革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并詩可為隕涕如此奇才今不復有矣所寄文反復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耳意亦是建安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袖耳見東坡書黃子思詩後卷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當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病而嚴君可長於下筆公能致此二士館之當有得耳

荅洪駒父書三首

駒父外甥推官得手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為慰新婦請孫想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溫習文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他日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志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昭映今古乃所望者熙紹不知法源自何來又不知所葬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文景雲又不知是禪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來玉父不及書想鈎深索隱日有新功此又為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能寫寄馮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繩墨乃往前要文字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大槐安國中即師川應舉否頗解作舉業平益父蓬生麻中不待不直比來翰墨亦可觀否共舅既免喪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庭堅白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

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  
廢筆墨眠食安勝諸禪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  
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  
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  
文皆雖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  
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  
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  
老病情願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耻罵犬文雖雄奇然  
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  
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士萬強學  
自愛少飲酒為佳

所寄釋桂一篇詞筆從橫極見日新之効更須治經深其淵源  
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  
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

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於萬物雖取古  
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博者  
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  
如泰山之崇嶮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  
暉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險陋也

與潘子真書二首

同前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鍾山川之  
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鵠一舉千里非荆雜之材所  
能啄抱以是久未不知所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  
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宜問其道  
理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温故而知新此治經  
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  
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  
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  
耳之聞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  
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  
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齊心  
服形靜而後求諸已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  
也

大門養道仁園宴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必深矣試以  
不肖之說請之儻以為然足下加意垂聽幸甚若夫發揮樂善  
之心吹噓詩句之美推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  
之助當世君子皆當為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  
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  
折肱知為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不敢不以告惟照察幸甚

荅伊川西銘書

龜山先生

示諭西銘微旨斐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某

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百乃若有得始知為事  
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此同於墨氏前書所論  
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  
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與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  
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  
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  
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  
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坎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其分所謂  
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意者切意西  
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侷而不及用蓋指仁  
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敵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  
自私則害人害仁則揚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



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切謂過之者特疑其詞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憾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畢餘教茲為悵恨耳

荅吳國華論王氏學術書

龜山先生

辱賜教伏審夏熟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闕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鯁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蚘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丘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丘者其門弟子皆稱善以為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善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亦皆不願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

亦紛紛說說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從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况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過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以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切謂於國華亦為同道故妄肆狂言瀆聞於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不合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友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為傳法者



多矣其言之合於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驟謂之知道者以不  
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  
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  
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  
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  
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  
戾乎且王氏奉佛至捨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即作  
詩以贊就其志若有就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  
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正孟子所  
謂馭舌之人也王氏乃不審其是非邪正尊其久師其道是與  
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謂其  
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  
哉然以其博極群書其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  
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

有知之未及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  
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  
謂知越而未及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  
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及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  
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者也烏得謂知之未及行之未至  
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曾西猶謂  
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  
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  
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其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  
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  
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則其知之未聞道何足恠哉然其道之所進者遠  
矣但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至孝之命其觀王氏之  
孝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已

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  
所以及之者為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迫意國華試思之如  
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荅王子敬書

王學士補之

某頃首子諉宗人足下旅居人事亦復擾擾故去門咫尺而不  
相見者動輒累旬至節復蒙臨况復不果詣謝懈弛之尤恃能  
見置也惶愧惶愧前日辱書喜聞動履恬泰見問以所惑如此  
等事始某亦惑惑而反復以思思而得其說未敢以為真是也  
試私布之若吾身之生於父母也非獨聖人知之夫婦之愚亦  
與知之然而窮吾父母之猶未生也則吾身安在此非獨夫婦  
之愚不知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凡事之所可知者莫不然  
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若  
愛於其親與其兄弟也非獨聖人能之夫婦之不肖亦能行之  
然而愛其親而欲諧贅獲之頑鳥愛其弟而欲諧象之悖此非

獨不婦之不肖亦能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凡事之可能者莫  
不然故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傳曰天命之謂性蓋命有逆順則性有善惡俱善則其正  
性也惡則非正性也故性者常可以善言而不可以惡言以其  
始同出於命而卒以習而異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  
乎上而有至於上智其達至於上智矣故不移習乎下而有至  
於下愚其蔽至於下愚矣故亦不移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此言性之大略也方孟子時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  
故孟子救其言之偏也特曰性無不善楊子以孟子之時言善  
也故又救其言之偏也而曰人之性也實善惡混雖然所謂善  
惡混者蓋與信相近者合也獨荀子言人之性惡則非正性也  
非正性者君子蓋不言也至於韓子又分性為二品此與五經  
孔孟之言不合故與荀子俱為不知性也是說也某猶未敢以  
為真是以子敬之明誠自擇焉

荅李推官書

宛丘先生

夫文何為而設也非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知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大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間隙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復自中節自由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况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河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安而西竭下滿而土虛日夜激之欲

見其奇彼有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遠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也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誥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句不得其文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荅杜鋒書

宛丘先生

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幅披讀累百不勝欽仰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於札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欲制



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媿夫括盜竊取而使乱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去耳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下非人之所能為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異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註詳思之世之貴王行以器用言之辭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為不可非王衍為不足非也

再答杜鍾書

宛丘先生

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聖數賢未嘗有說獨見於吾子孟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奔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膏粱欲越諸兄而立

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立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乱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屈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與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廢興存亡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次感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多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於札樂之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荅何龍圖書

王校理

使至伏蒙賜書仍寵之以詩伏讀窮日不能已退自惟立之不見禮於世久矣而馳騫權貴之門請奪利害之勢者相軋於時



其切不自惟其不見售於天下而慨然有慕古之人志常以爲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不爲臣則不見於諸侯今既不幸以衣食之迫求舉有司而自餘非有不得已之故未嘗敢伺候大人而僥倖万一之遇雖幼小之時已能誦閣下之文而長務人事又得閣下施為之實任御史諫官毅然無所附麗而議論及於世之所不敢言者士有一長誘之惟恐不逮而家行尤服於士大夫之間夫一鄉之士猶且慕之況閣下之賢蓋於四海而不肖獨無願附門蘭之心哉願自以爲無以進見而閣下方樂教育天下之才而區區之志苟不能終則豈唯使其母以自別於時而亦足以累閣下教育之意是以二年京師而造請之日寂後衆人不意閣下猥以鄙賤之姓名薦於朝廷尋有告者而其私自語曰以今之俗苟非能奔走介紹以取媚於咳唾之間則彼孰使之進而某之於公非有一日之故而吹噓震動之如朝夕在其旁者蓋古有之詩不云乎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夫先王之時上下之願得而遠至於海隅墮塞而君至於養教短褐不給之人道德有可取者隨即起之不計其地之戚疎而唯其人之賢否雖然豪傑不世出之士固無所待而後與彼一時之人聞上所以誘養之方出於惻怛孰不甬勉以修其可欲哉及其末也大臣無心遺忘微賤不能飲食教載之而詩曰道之去遠我勞如何嗟乎於是之時先王之澤未竭而俗之陵夷猶且如此况千歲之寥寥乎則其直諫之不容而諂諛之成俗尚何異哉推是以知閣下之舉其賢何如也薦書既上而沮格不行在某獨死不足之歎者以謂閣下得古人之所以誘養者某於愈鈍後利之風庶幾无愧雖不能瑣瑣然飾禮覓文辭以効世俗之稱謝唯其盛德之賜豈能忘去而違離無幾又蒙推褒之私不遺乎千里之外而特形於詩書其辭拊循反復溢紙在閣下務欲致譽於隱約之地宜以及是而某被不實之施尚何報之稱有哉伏惟閣下之賢一日得志於廟堂適

天下所以望古之仁人大臣之願而士皆樂盡其才以為朝廷之用則豈獨其之得幸而已此固天下之願而不敢以謬閣下之知而苟說於左右也

荅李端叔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空竈抵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惟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接願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道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李焉若其傑才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為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願常尚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虛濡挽摩借之聲先以幸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為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

於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明有客四又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汰乎如前所稱足下自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為璞鄭人之言以鼠之腊者為和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說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其愚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譽言未絕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

荅趙士舞德茂論宏詞書

濟南先生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以事本之以道攷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无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乱者体也体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利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弥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季行之力從吾制作之

用者志也充其体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  
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温厚尔雅心在莊敬則矜莊威重大焉  
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万物小焉可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  
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  
臭芬香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群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  
不猛如登塔樓之立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  
寒溪登潭之清流如朱紘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  
章之無体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  
耳目口鼻而不知眎聽臭味文章之無氣譬之雖有視聽臭味  
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躬  
幹枵然骨強氣弱而神色昏瞶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  
体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人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  
安才品以見其情狀故言其迂踈矯厲不切事情以山林之文  
也其人不必居數澤其間不必論品谷也其氣与韻則然也其

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屬譯其間  
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  
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人業也其氣  
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  
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  
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誇以浮功名之人其  
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押闔從橫之人其言辯以私  
刻核而忍之人其言深以尺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  
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其所養之德也如此王通論鮑昭  
江淹之又各見其性行之所長可謂知言矣古者登馬能懸山  
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誅作器能銘然後可以為大夫故訓  
誥典冊書詔赦令文賦詩騷箴議贊頌樂章玉牒露布羽檄疏  
議表牋碑銘誄諡各緣事類以別其目各尚射要以稱其實如  
彼玉工珪璋璧琬琕玳瑁追琢之下皆有制度其方負曲直



刻各中其用也如彼梓人棟榱榑榑以桶棗枕樸琢之工皆有  
繩墨小大長短則各中其用也若乃或混淪而無辨或散漫而  
無紀或錯雜而無序或晦暗而不顯雖曰謂之文亦不足觀也  
已德茂李問富充真積力又淵源汪洋根幹碩大敦爲文章蓋  
其波瀾枝葉實爲餘事然既已能文而李文不已必欲離群拔  
倍遠追古之作昔方駕並驅則宜取宏詞所試之文種種區別  
各以其目而名其体研精玩習寤寐食息必念於是浩次顛沛  
必念於是則將超然解脫等頓造徑至妙處一日乃重如是則  
一代文儒之宗捨德茂其何人哉主上紹休聖緒厲精治道方  
將追迹三玉指揮四夷細善汗簡紀述先烈泥金檢玉外中名  
山其潤色洪業形容太平大著作大号令職在公詞臣德茂其  
勉之哉使後來賞音之士論一時之文人以謂何人之文  
但如孤峯絕岸何人之文但如濃雲震雷何人之文如  
懸素練而寫邊幅何人之文如豐肌膩理而乏風骨獨吾  
德茂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則德茂之文信乎顯矣  
年與後世矣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一百十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書

師友問答十二

答張文潛書

後山居士

師道豈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賜以友卒卒再見懷不  
得吐既別款一致問因以自効方事之不聞竟後足下大以為  
恨及讀足下書凡僕所說言者君子之所存去人不遠惟設之  
於僕為不啻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既愛之矣不識足下何  
從而得之其得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人耶蓋者可信  
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耶則僕言未効而跡未接切有  
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蓋有之曰  
逝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  
從而得之僕過矣夫眾言却金三人成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  
信而信人不待人毀而自毀矣僕以小人之懷為君子之心則

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可不戒也足下憫僕無以事親  
畜妻子宜從下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  
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之耶僕家以仕為業捨任則枝窮矣故  
僕之於仕如瘖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手足亂矣世徒見其忍而  
不發遂以為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然僕病  
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癩瘰於頸頰隱起而未潰氣伏於  
胷腹之間上下不時痔形於下体者十年矣志強而形憊年未  
既而老及之足下雖欲進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田子詔以河  
內公為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  
下至房室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方卧聞之起立尚  
可勉耶足下視此時何如僕獨得不勉耶羊鼎之側亂者吐舌  
但未滌指耳足下欲以僕居將坐僕而薰沐之耶豈意其此世  
而加束縛焉抑愛之過厚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耽家于滌鄉  
休老于蒙由邑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隱處者乎願一覽焉

於書如貪者之嗜利未嘗厭其欲也譙祁氏多書曰稱小府太  
清老氏之藏室願與足下尽心焉春谷暗惟為道重慎師道者拜

谷秦觀書

後山居士

師道廢廢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  
肖何也再惠詩雅雅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為足下貧不圖  
過意責以師友闕然無以為報有愧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  
于市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名王名大夫  
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傳問而擇亦  
以見及敢不略其愚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  
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書畫其藁而李焉豫章以謂畫之亦為  
弟子高師一者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  
章之李德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  
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故僕常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  
遠不可踈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

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二亦不能為足下道也而足下嗛然欲授僕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尤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五將賀子之一笑也

答晁深之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啓辱甚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訟言幾而僕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慎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為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剗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答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其懋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駒乘之

則奔近之則躩昂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正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爲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于內容各排于外得之則感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子之才水鳥塞而挽之不燭牛馬污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爲之也子其戒之始僕以丈見曾南曾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尺也僕行方內才得此尔夫言之不尺非不能也其心以爲不足與之尺尔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足足而不敢尺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師道再拜

答友人求所為詩文書

姑溪居士

以不獲款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函惠書不諸石刻欲

尺見之。曰當墨以為猷偶刻字入招致不來世有未完慮參  
差不足以奉省閱故亦踴躍因循晚矣為嫌元量山中去城市  
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寓輒摹畫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  
一青詞一書欲錄出以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勸退縮略  
无可意處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為術鬻術鬻禽  
續之孝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據開治見微  
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  
於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媿汗如洗遂不復自新而細繹前日  
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厚資藉稱昔庶幾匠羊繩墨之余或  
遂管中之窺也欽趾欽趾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之奉職  
事要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為有所謂公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  
先務不得而已者比涉流傳一二藁則徃之人所不敢言異同  
之論元時死之要在我無媿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啻之珍至  
於屬屢養於所請富則寤寐不忘而未有以見期者一月前有

錄得沈舟頭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籍与富未見  
形容端若以意於九鼎之真自非完卷傳蓄教諸家之秘而加  
琢削龍螭必會於瓌奇則豈復能到既而端倪探蹟果知留意  
於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承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  
介甫之文備肘後之資其美二人之文乃一時之所宗也長江  
秋露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尺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  
騰洶湧之掀擊暫形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  
變化則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童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  
陋所造寺亦塵瀆寶則於執事所遊弄之殼中中央之中地而  
得之不審果以為然已否如其本也元各言教

答鄧浩教授書

澗上丈人

示喻於山美家見難律德符書而大受歸亦去志完甚以  
之言為然也然谷德符書時於紙尾略道其事之一二里意  
殊有未及也德符書功名之士其孝蔽於人而不知天故多

水滸書

也



以成敗論人物而責其不為方全之計若不肖所見待異於  
是彼李膺陳蕃固杜喬孔融之徒其功不成天也而人事  
亦相逆豈膺等之罪哉且膺等豈不知天理人事者哉膺其  
位任其託迫於其義而務及於其節夫豈肯避難惜死以希  
後日之功名臨大節而易其守哉推其志烈與夫全軀保  
妻子之臣如胡廣趙戒張禹之徒相去豈不万万哉而猶  
貶之是杜忠臣之志而沮其氣矣烈士之義而輕其節豈  
名教之所先而天下何憂其去取殆與孔子異也夫故  
余嘗以為孔子之議論卓然有以異乎世俗者不責事之  
成功之立而惟忠義氣節之云耳故曰死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然則唯彼功之不成事之不就故有殺身之  
事而所成就者仁義而已矣使其有成功又烏有殺身之  
事文曰見危致命是欲其致命耶責其有成功耶責其  
有成功則管仲不死尚矣何致命之云乎彼李膺陳蕃李

固杜喬孔融之徒可謂見危致命殺身成仁之士矣豈異  
於孔子哉吳太伯若過聖人而以礼法求之則無一可取何  
也在禮為世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故曰子嚙不得而人  
嚙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嚙今太伯一日云子棄之位委而去  
之是果忠於君孝於親而合於礼乎違中國義礼之邦而窺  
蠻夷之地身俸髮膚受之父母一旦文而斷之在礼制有乎  
原其所以去之之說則又以兄子昌之生有嘉瑞是何信  
符瑞而取必於人事也使昌之行瑞或不驗而虛棄其  
國以背君父可乎然而孔子曰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  
天下讓然然亦曰民無得而稱焉是聖人之見其棄有以  
異乎俗也周公誅管蔡為曰罪人斯得何獨不非周公  
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是果有成功遂  
事之可紀而民被其澤哉且比干之忠果能有益於事  
哉然而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

以懷紂是周固不可事而紂固可懷哉錢死首陽是豈有成  
功遂事令民被其澤哉然而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民到于今稱之至繼齊景公之功而專  
伯夷孟子亦曰伯夷至之清也仲尼論人物若此者非一第  
此數子者尤大彰明較者也至於屈元之沉淪以不經聖人  
之論故自子雲孟堅以下皆非之以為行貴苟難徒死而無  
補於事其亦不幸而不遇聖人而經題品遂見其後李哉  
項羽以亞夫周勃黜而叛去遂失天下故號為不知人且不  
善任使也高祖以能用平良蕭韓之徒以得天下遂得知  
人善任使之名然高祖故嘗欲沮信之王齊而數疑蕭何  
又數陳平之罪欲弃之賴有說者之在側故不得廢而諸將  
卒不叛去何平等得以全其節假令不遭說者而事韓彭  
則天下士皆去從項籍矣又豈止項籍之所失哉唐太宗殺  
建成元吉於相殘之際以脫其一旦之命比之周公居東二

年乃誅管蔡其緩急何如哉要以天下大義為心則同也  
季者非太宗而不敢非周公是尊古卑今耶是以其不經  
聖人遂繆悠而無所定也故世俗之論人物大抵以成敗  
言之故以成敗論人物者天下之蔽也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濟北先生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商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  
正又以知別後聖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相晉文同功一躬皆  
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相也亦  
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迹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  
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美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  
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  
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三入從者其又義可觀而士溺焉若  
進疑於岐山盟津浪不失為季氏則借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  
來書所謂疑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為季孔則非重耳

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函收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為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及國之比。又重耳以譏出，趙衰之諒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人可也。胡為乎委効且不肖之夷，吾以救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和討子糾，則高宗之事與生實奚辨。壯與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為此論者，以撻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異芮之謀，以予犯為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相，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惡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先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乃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主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為至論。壯與疑於王

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母未有知其非者，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向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與以謂卒死而不一之為良，抑二而不死之為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與必能盡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抹初之惡，與其苟免如天，則死為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其苟免之禍。知宗元為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



何如可張禹李勣家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為  
愧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狐窟之死狐埋必  
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余非面不盡補之再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同前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抱義懷術不願知於  
人故人知之者難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  
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侯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未復引  
劄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感如此人為少補  
之年少學習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  
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遭害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  
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知之矣敢  
不受教

次言天子陽書

姑溪居士

春末辱惠書日後欲作報不暇及既來太平遂如在并底姑隨

地尚生聊復爾耳豈復更煩交游記錄然亦未嘗軒蓋忘也忽  
披手示元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清勝欣慰欣慰所願今  
翰林丞士帶知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奉行官制未曾申明若  
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供奉為丞士寵遇益重其地益  
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祕書省校書郎皆可為選入院一歲遷  
知制誥未知制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忝侍行幸而已其  
在廷班次只隨本官若待宴則位序極高坐在宰相下一品上  
雖洪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隸學士号天子私  
人又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知制誥其如知制誥則中書舍人  
職也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  
号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事乎既專代人主敷告以言主行  
制誥批荅口宣凡應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為知制誥還中  
書舍人猶以學士所當制為相妨故不去今泛謂中書舍人為  
外制翰林為內制則是舍人止行誥詞押案遇有所命則因



而申之於言詞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於制命則用白  
紙寫從內降付外庭宣讀其詔書批荅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  
或徑付所差使命事体不同官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  
甚多至赦書則曰尚書省詳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  
有只當如麻制學士行畢從內降出宣讀既付尚書省授刑部  
符下諸道乃為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見訪亦  
似有所見責當時固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是在上者未暇  
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為小事終必有類聚而是  
正之者老廢寧復及此來意既厚不能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  
見間加愛

荅趙參議書

宇文南陽公

某再啓示諭丙午歲說金酋退師乃舍弟耳是時某被旨扈  
二皇行宮然此事比舍弟尤難 上皇初以金人逼畿甸南幸  
淮楚數人乘時專以離間父子為進身計某既受省劄兼程星

夜奔至行宮以便宜收童貫宣撫使印以赦省浮費罷貫之  
攸隨從官屬使臣削其事權疎迹小人朱勳等劾奏邀上皇  
告以遜位之文以雪无根之謗止羈山專命按治之行以安人  
心時已遣羈山提兵南治隨還朝陞等首進呈上皇聞金人退  
行官內侍等得其奏遂止師便議擇日回銜御筆文奏初幸鎮江傳聞淵聖下詔親征  
上皇慮臣薄風疾憂念不遑暇食晨夜露餐以禱又奏御舟入  
汴見網運滯留上皇泐路降旨催促自揚州入有司下卸者一  
月內積五十餘万所奏十餘事皆類此淵聖灼知上皇慈愛之  
深在便殿喜見顏面宣諭守執謂前此本无許多事皆是妄傳  
又蒙獎諭再三命某親往收龍德宮榜示自此兩宮凡有計議  
皆委其事達父子間廓然无礙矣而一時傾覆之人慮二聖重  
權則其身必危巧為公飾間隔百端某雖確然中立辯疑解紛  
而終以孤特无助出守秣陵今大兵再至抑上皇不為巡幸計  
遂有此狩之事嗚呼今日言之何及蒙問論說疏其略所餘曲

折微細非面莫究

荅趙參議書二

宇文南陽公

某再啓丙午金人犯武甸謀臣劫寨於已和之後金人忽忿怒再攻京師樞密舍弟奮不顧身冒矢石出見幹萬幸責以大義初往止其攻城再往奉迎今上還關三牲促其退師幹萬幸感其信義止邊三鎮賦稅定為盟約即日北還舍弟并令作書報粘罕粘罕遣謝和使三京前軍已還至代州矣方舍弟遠目敵寨以累日出城疲勸乞假歇泊間言者觀望彈擊各其以口舌退金人之兵致王師无功舍弟緣此出帥青社前日劫寨謀臣遂請御札令三鎮邀擊其回兵繼而粘罕謝和使至械送御史臺復脫其桎梏令齊黃絹書結餘堵奉使之人忿械繫之酷携書示粘罕自此兵連禍結而不可解言之可為慟哭蒙諭及謾錄其大槩想欲知其詳也

荅喻迪孺書

王臺王公

貴而拜非得賢胥申報云吾友閔中之命參差比又得報却稱已差注矣欲作善相聞因循未能承教愧甚且喜朝夕相從有二年限願鈍之貧遂就磨勵不為弃物初寒伏惟起居佳味來書頗有對老差軍詞語古文人窮士類如此孟子曰吾何為不豫哉不須戚戚也又言欲作一書吾曹所萃於古人者俟得志為之書非不得已也退之亦嘗論此又云國語確壯欲效其為文甚善然恐無書真處不識吾友所以為文者為道乎為利乎若志於為利則必不効國語也不肖來赴官不曾檢書隨行此中人亦死家藏書是在縣李取論語孟子公瑕熟讀及復窮究若有所得幼少讀其文既長習其義以此取進士卒得之由今而觀皆非是承問故及慎勿以語人也吾鄉蘇在廷彭廷傑任景初兄弟皆不肖所不及高懸閣記當於王君處借觀想必佳也嗣老文亦未嘗見餘俟面論其細

荅李仁甫書

王臺王公

仁甫俊友足下之書及漢監十篇及正議二十篇吾友鄙世俗章句之學思以濟時及物為道深考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以為來者之鑒其善甚善所著反正議僕已詳觀之議論峭直暗尚人意合處甚多穿穴古今茫茫汗漫而皆有所適甚矣吾友讀書之博而用意之切也其間亦似有大言闊論難以施用者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舜堯之世欲及棄其法而反之於結繩之政不可也自堯而至于文武周公之際法日以備非德衰而政卑蓋如江河之徙移其為隄防汙禦者理當如此也孔子論三代之禮其損益百世可知漢繼周而治宜當損益周政然周衰先王之法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至秦焚滅泯泯矣漢雖欲損益有所不能況下而至于今日其能乎使先世之聖人復生於今其因時制治亦自有道吾友高引唐虞夏商三代而下視漢書遂欲繩當世之君變天下之俗躋之於數千百年之上何吾友氣之銳力之強而乃自謂能爾也至於攘戎狄復

境土亦須有奇謀深計可以制勝而不在乎奮臂大呼不顧利害存亡而且以伸吾之大恥也語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者如高祖三軍縞素正項羽殺義帝之罪可也若曰不然徒曰爾賊爾賊去者特疋夫之勇耳城濮之戰晉師避楚三舍蓋移曲於楚而後乃可以勝吾友其試思之僕尚尊文厚言而吾友見訪請問之勤故敢以告

荅夷陵簿謝昌國書

白雲先生

雍向蒙以高文見貺禮意過厚非庸賤所敢當漸汗無地是時雍以強言獲罪於人未敢報謝且辭言汪洋出入乎道德仁義之域周旋於君臣父子之際執卷諷味不暇實未知所荅也今聞解組伊邇雍衰病終不能為江西游安得不勉策叙謝燕言疎愚惟閣下裁之雍聞天地之德曰生而已於聖智賢愚亦麟鳳鳥彘皆均一氣鼓而出之未嘗有擇也斯民於是巢居穴處飲血茹毛謂有生所當然莫能自別於禽獸有聖人出然後為

宮室爲未耜爲舟車書契之屬使之知爲人之道與禽獸異於是自禽獸拔而出之凡知爲是而能爲之者皆人也不知爲是亦不能爲者皆禽獸也聖人之於民功參天地矣又且明道德仁義之教使斯民知吾性之所具有者果異於萬類不失是者爲聖爲賢失之爲愚爲不肖此閤下所謂无以有其靈與有以害其靈者是也雖然閤下之所謂靈者豈非性之德也哉孟氏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也無以有之有以害之其爲去則均也去之則禽獸存之則君子吾之一身蓋歷世聖人拔出於禽獸之中天地聖人不可報之大德一旦委而棄之復去而之禽獸何其愚不肖之其也哉閤下之志切切於斯且痛念其无以有之與有以害之者此正得君子存之之意雍於是知閤下之賢且智根於性由於學東非膠膠擾擾爲人而已也幸矣哉嗚呼是道蓋難見索于易依乎中庸或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說獨孟氏之書時有可詰者爲養心之論曰其爲人也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存與不存有其物也人自有之果何物也得於有性之先邪與性俱生耶因性而後有邪何其得失之多是必有能辯之者雍不可得而知也閤下高明博學將以斯道覺民爲己任如雍所言皆蹈履餘事故爛然見於文辭者廣大精微如此然以閤下靈與不靈之言參于孟氏存與不存之說有餘師矣夫何言哉雍鄙野之辭不復成文幸閤下見慈